



吴季康

# 古渡残月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---

# 古渡残月

---

吴季康

---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---



责任编辑：李民发  
封面设计：王占国  
版式设计：马一青

## 古渡残月

吴季康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 
(兰州第一新村8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4.75 字数99,000  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,500

ISBN 7-80537-003-9/I·4 定价：1.55元

# 目 录

第一章	筏客恋情	( 4 )
第二章	古渡风云	( 14 )
第三章	血溅飞筏	( 28 )
第四章	野渡惊魂	( 36 )
第五章	鹰崖殉情	( 67 )
第六章	情山恨海	( 83 )
第七章	无情人间	(101)
第八章	大河落月	(123)

一连下了三天大雨，直到第四天深夜，一弯水淋淋的下弦月才从浓重的云层里探出头来。蟠龙镇已经睡得很死，静悄悄的，除了黄河的浪声和风吹大字报的窸窣声外，没有一点儿声响。一只白狗立在崖头上，朝月亮吠了几声，又垂下头，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幽暗里。

这时，镇东高崖上一间孤屋的门，“吱”地响了一声，飘出一个苍老的身影，那身影缓缓地由歪斜的石径上飘下来，出了车马大店的门，孤零零地蹒跚在窄狭而弯曲的村街上。他是名噪蟠龙镇的英雄水手，“浪里蛟”耿青山。到公元一九六九年这年头，他才四十多岁，但却显得极其苍老了。紫铜色的脸膛虽然还有棱有角，但已布满了密密的皱纹和黑硬的胡茬；抬头纹显得特别深。那高鼻、黑眉、厚嘴唇，虽然还不失当年的粗犷，但却不那么威武、英俊，显得畏葸而没有光彩；两只眼红红的，呆滞失神，装满了痛苦。一身蓝涤卡中山装，似乎是一直压在箱底舍不得穿的，此刻也穿在了身上；脚上本该穿一双像样的新鞋，但却没有，极不相称地蹬着一双二十年前的粗麻鞋，鞋鼻梁上还抖动着一个红红的绒球……

他将要离开这人世，去找他的月儿；要像古戏里唱的那样，捆了自己，背上荆条，去向她请罪！即使不为这，也似乎应该去了。那赖以立世为人的东西已经崩溃，他难以自容，已经没脸再在人世上闯荡了……脚下的路，走过一寸，就短一寸；眼前的景，闪过一片，就永远再看不见。他佝着

腰，低着头，走得很沉重。身后的影子很黑，拖得很长。家家户户的院门都紧闭着。月色很朦胧，萤火虫在暗影里一闪一闪，黑蝙蝠在头顶倏地兜个圈，消失在幽暗的林木中。洒满月光的路始终朝黄河岸倾斜着，走了不多一会儿，整个山镇便黑黝黝地耸立在他的身后。

这蟠龙镇座落在黄河上游的群山峻岭之中，往上走三十里水路，是黑山林场；往下走四百里水路，是县城。背靠蟠龙岭，山后是莽莽森林；俯视滚滚黄滔，河那边是无垠的大沙漠。解放前，这里交通闭塞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森林里爬出，穿过山镇，伸进群山里。交通运输主要靠河上的筏运业。由于黄河流经蟠龙镇时，那野马奔腾的怒涛突然沉静起来，变成大块大块半凝固的、微微凸起的黄流，结成一体稳稳前移，开阔而迂缓，筏客们一漂到这儿，紧绷的心弦便立刻松弛，所以无论从黑山林场下来的木筏，还是从更远的上游下来的货筏，都像成群的大雁一般，停泊在蟠龙镇前。蟠龙镇便由此而繁华起来，无形中成了商埠重镇和忙碌的渡口。这里聚集着上岸打尖、买路上用品的水手、筏客，聚集着筹划、组织筏运的货主和巨商。同时，那些走出山林的牛马贩子和赶牛马的山民也来了，他们把从森林尽头草场上藏民手里得手的牛马，成批成批地赶来存栏。除此而外，驮粮的毛驴队和驮盐巴、药材的骆驼队也常常在这里歇息。由于地势险要，这里又是军事关隘，历朝历代都驻有军队，所以蟠龙镇虽小，那时候却非常热闹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有。

蟠龙镇依山筑屋。土墙瓦顶的房院，叠罗汉似地密匝匝排满陡峭的山腰，画屏一般立在河岸上。一条村街蜿蜒曲折地贯穿全镇，像条盘曲的龙，龙尾消失在山顶的杏林里，低

俯在河岸边的龙首，便是临河的大场坪，坪上有河神庙，庙前有大戏台。这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，每年六月六，这儿不仅要赶庙会、演大戏，而且还按乡俗，举行一次由各路水手参加的野渡大赛。后来，随着筏运业的衰落，蟠龙镇渐渐萧条了，到了一九六九年这时候，便更加冷落。河神庙已被捣毁，只剩下一个荒颓的土台；大戏台还在，但也歪斜了，像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蹲着，忧苦地望着飞逝的波涛……

耿青山似乎嘟囔着什么，蹒跚地来到场坪，立在大戏台前。

残缺不全的弯月忧伤地注视着他，照着他脸上水一般的东西。他痴痴地瞪着大戏台，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。突然，女人银铃般的笑声，悠长而甜润的叫卖声，左右前后地飘荡起来，许许多多人的幻影，也精灵般地在眼前晃动。他似乎不存在了。灵魂脱壳而出，轻盈盈、飘悠悠地同那些幻影混在一起……

# 第一章 筏客恋情

## 1

……一九四六年五月，好热闹的蟠龙镇大集啊！

太阳火辣辣地悬在当空。用白布帐遮阳的大小货摊挤满村街。人像密密麻麻的蚁群，黑压压地蠕动在狭窄的街面上。锅碗瓢勺的撞击声和各种各样的叫卖声搅合在一起。牵骆驼的、赶驴的、背炭的在人群中吆喝前行；耍蛇的、卖武的、玩猴的赢来阵阵喝采。乞丐肮脏的手在每个行人面前颤抖；跪在街头插标出售的女孩，用饿白了的眼珠惊恐地盯着纷乱的脚步……在喧嚣尘上的嘈杂声浪中，只有一个叫卖声最响、最甜、最圆润，就像在鸦雀的聒噪中飞出一声声清亮婉转的莺啼：

“凉粉——鱼儿！”

年近二十岁的耿青山立在街心，凝神耸耳搜寻。他出落得虎背熊腰，魁武高大。黧黑而刚毅的脸膛线条粗犷，棱角分明；眉宇间英气勃勃。粗黑的头发，粗黑的眉，黑黑的眼睛里闪着机警的光芒。他的头高傲地扬着，嘴角挂着自信而孤傲的微笑，紧紧跟着清癯瘦弱的阿大，走走停停。右肩肩头蹲着一只机灵的小猴子，它一只手扳着耿青山粗壮的脖



子，另一只手在眉骨上搭着凉棚，东瞄西望。

耿青山赤裸着上半身。那黝黑黝黑的皮肤闪着油津津的亮光，一疙瘩一疙瘩的腱子肉，高高隆起，鼓鼓地绷在他那青春的躯体上，像钢铁一般坚硬有力。腰上缠了几匝黑色的英雄带，后腰的英雄带下，别着一把亮闪闪的长柄赶峡大斧；下穿洗得发了白的旧黑裤；脚蹬一双旧麻鞋，鞋鼻眼上挽着两个红艳艳的绒球，走起路来，红绒球东颤西抖，活像两团火焰，更使他显得潇洒、英俊。

耿青山不仅是蟠龙镇方圆数十里内最英俊的小伙子，而且是黄河岸边水性最高的水手。每次蟠龙镇乡俗——六月六庙会野渡大赛，他都独占鳌头，为蟠龙镇人把水手的光荣牢牢地攥在手中。他由此而被推为水上“龙头”，受到所有人的崇敬。所以，无论他出筏归来，还是挺胸昂首地同各地水手一道出现在蟠龙镇大集上时，男女老幼就会喜悦自豪的相互传告：

“快看，耿青山来了！”

“啧啧，不亏是‘浪里蛟’，看那身板多结实！”

“嘻嘻，看那灵猴，耍鬼脸哩！”

年轻的女娃们和孀媳妇们更是爱慕不已，一对对含情脉脉的眼、水灵灵的眼，毛洞洞的眼，从门缝里，从人群里，从树枝的空隙里，火辣辣、羞答答地瞅着他，恨不得把他吞进眼里去，一些大胆的女娃家就更放肆了，跑上去前前后后地跟着他，围着他，亲嗲嗲地想法儿跟他热火。

一个胖女娃噘着嘴堵住他：

“青山哥，你阿门回来得这么迟？人家眼睛都盼酸了。”

耿青山搔着脑壳嘿嘿笑：

“我没……让你盼呀！”

“青山哥，知道这次过鬼哭峡，你阿门没出事？——我天天在河神庙为你烧香磕头哩！”另一个女娃抿着嘴儿扯住他的衣角。

“给他磕什么头！”耿青山轻轻推开她的手，“我敢拔他的胡子！”

“啧啧，光着脚穿麻鞋，多碜脚呀！”又一个女娃捧着双新鞋追上来，“快穿上，细布细线，照着你的脚印印做的。”

“你留着吧。”耿青山脖子一扬，“我这脚命穷，没福气穿。”

“你要是不接，我就……就哭哩！呜呜呜呜……”

“哭个球！”耿青山撇下她急忙往前走。刚来到蟠龙镇最大的饭馆门前，就被两个小伙计堵住了：“耿大哥，我家大小姐摆下酒席给你接风，请您——”

“去去！”他厌烦地推开小伙计继续往前走，“我没工夫！”

突然，身后传来淫荡的笑声：“哟！哟！‘龙头’，这么不赏脸吗？”

他回过头，是蟠龙镇上第二号富翁，商会会长黄蔚岑的独生女“水仙花”。

“打雷闪电的，我当是谁呢，”耿青山赶忙陪下笑脸，“原来是大小姐。”

水仙花身穿滚边黑平绒旗袍，袍上绣着几朵暗紫色大红花，显得非常妖冶。她抬起弯弯细眉，火辣辣地望着耿青山，启开红唇笑道：“你别忘了，你运的货有大半是我阿大

的。”

“阿门能忘！全在大小姐的面子上说话哩！”

“可你阿门不给我给面子？你去打问打问，蟠龙镇上我水仙花抬举过谁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耿青山正在为难，蹲在地上的灵猴突然“吱吱”叫着跳起，伸出猴爪就抓。水仙花妈呀一声，蹶起大屁股便跑。

“哈哈！”耿青山大笑着扯住灵猴，“莫跑、莫跑，让灵猴给你耍一个。来，灵猴，栽个斤斗！”

灵猴栽斤斗。

“再来个鹞子翻身！”

……

街上的人都围起来看，连声喝采。水仙花被逗乐了，用手帕掩着嘴儿咯咯咯地直笑。灵猴表演了几个动作后，给水仙花作了个长揖，便被青山牵着急忙忙走了。水仙花愣了片刻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给骗了、甩了！她又气又恨又委屈，朝着耿青山的背影直跺脚：

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！老娘要叫你哭哩！”

耿青山并不是不通情理，铁石肝肠。他心里头有人，那人正在戏台对面的柳荫里卖凉粉。听，她一声又一声，喊得多甜：“凉粉——鱼儿！”

那是喊他哩，喊得他心摇神荡。

## 2

卖凉粉的女娃叫郝明月，是镇上老中医郝一帆的独生

女。她天天都在场坪的大柳树下笑吟吟地卖凉粉。每当耿青山从眼前走过，她的心就跳起来。真想好好看看他，却又不该，只是低着头笑，把叫卖声喊得高高的。她用叫卖声喊他，盼他来，可又怕他来，心慌意乱地不知咋样才好，连喊声都颤颤抖抖的。但是，耿青山从来没留意过她，总那样大摇大摆、目不斜视地从她身旁走过去。见他不理，她心里恼恨起来，暗暗骂：“哼，看把你个人大的，我才不稀罕哩！”虽说不稀罕，可眼珠子一直粘在他的后背上，说啥也挪不开。

有天正午，太阳晒得人发晕哩。她挑着担儿回家，见女娃子和媳妇们提着洗衣篮子往河边走，边走边嘻嘻哈哈说，是去看浪里蛟游水。不知为啥，她放下担子提了竹篮，就丢魂似地跑去了。河边的女人们三一堆、五一伙地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洗衣裳，棒槌摔得劈劈啪啪响。月儿找块空地蹲下，把衣服往河里漂了漂，一边在手里搓，一边心儿跳跳地往上游瞄。只见前面的崖头上，灵猴正机警地守着衣物，耿青山他们“嘞——嘞！”地喊着，游了下来。他离岸很近，浮在水面的头、手臂和上半身看得清清楚楚。她脸红了，不敢看了，急忙低头搓衣裳。女人们喊起来：

“喂，浪里蛟，栽个跟头！”

“扎个猛子！扎个猛子！……”

水手们在浪里大笑着。耿青山笑着朝岸上喊：“喂，瞎婆娘们都走开！不走我可就亮宝了！”

女人们啐道：“稀球罕！见得多了！”

“老娘把你那剪下来喂狗哩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笑闹毕竟是笑闹，可谁知耿青山来了真的，只见他头往下一栽，下身往上一挺，两个圆鼓鼓的屁股蛋便露出水面！

女人们吓得“哇”一声尖叫，吼骂起来：“没羞没脸的耿青山！”

“八辈子讨不上婆娘！”

“打！打呀！打狗日的！”

女人们哈哈笑着拣起石子打耿青山。耿青山笑着，躲着，飞快地往岸上游：“我上来了呀！哈哈……”

女人们吱吱哇哇叫喊着，逃走了。月儿跑得最快。她红着脸跑回家，羞得不敢出门，一连几天都没睡好觉。

一个月以后，她和耿青山相识了。那是个骄阳似火的正午，耿青山放筏回来，走得又饥又渴，嘴唇上结着厚硬的干血痂，浑身烫得像冒火。他恨不得一头扎进黄河里，又恨不得怀里搂个大冰块。正当热得火急火燎之时，远处的柳荫里突然传来一声清亮甜美的叫卖声：

“凉粉——鱼儿！”

他狂奔过去。

蝉声如潮的柳荫里，立着一副凉粉担子。担子四周蹲着、站着许多山客、水手、商贩，一人端一碗凉粉鱼儿，正“唏溜、唏溜”地连喝带吃，吃得津津有味。耿青山咂了咂干裂的嘴巴，急不可待地拨开围人，朝卖凉粉的月儿大手一挥，撑直五根粗大的指头：“来五碗，快点！”月儿闻声回头，呀，是……他！她那明亮的眸子一闪，身子立刻软了。突然想起河边的事，脸上飞起了火烧云，想招呼他，却又轻轻咬住了嘴唇。哼，往日你人大，不理人，今日我也……不理你！像根本没听见他那粗鲁急躁的吼叫一般，她一边照旧

笑盈盈地给顾客盛凉粉，一边低低地甩出一句：“等着。”

耿青山脸一红，极不好意思了，那伸出去的手不知是撑着好，还是收回来好。在蟠龙镇，哪个人不尊重他，哪个姑娘敢这样冷淡他！别说跑到担前来买，只要他站在远处咳一声，不论哪个姑娘都会把整副担子给他挑过去。可这女子！难道她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赫赫有名的浪里蛟？他极力憋住恼怒，说：

“我是耿青山。”

“知道。”月儿低低回应了一声，却照旧不理他。他的手颤抖起来，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从心里腾起，他要爆发！他要吼叫！然而，当他的目光落在月儿身上时，他既爆发不起来，也吼叫不起来，简直给惊呆了。

啧啧！这女娃真像朵沾露水的玉兰，水嫩嫩地立着哩；那身段儿又丰满又窈窕，像春三月的柳条子。那身干净、素雅的阴丹蓝布衣，剪裁合体，真像裱在了身上，把那曲曲弯弯都露了出来。一根黑油油的大辫子斜在胸前，辫子根扎着红艳艳的头绳。啧啧！那圆圆的脸，白白净净，鲜嫩得一弹能弹出水珠儿，那样光亮，那样让人心疼，多像一轮十五的月亮呀！

耿青山两眼灼灼，像喷着火一般盯着她。

“你要几碗？”

等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走了，只剩下耿青山一个人时，月儿才抬起头，用一双秋波荡漾的眼睛笑微微地问。见耿青山那充满情欲的眼神定定地落在她高高隆起的胸脯上，她的脸倏地飞起红晕，急忙垂下长长的黑睫毛。

“你……要几碗？”她的心快要从小嘴里跳出来了。

“几，几……”耿青山魂不守舍，“几碗都行。”

“酸点？辣点？”月儿低着头，心慌意乱地瞅着耿青山麻鞋上的那对红绒球，觉得它是两团撩人心扉的火焰，两簇勾人魂魄的红山丹花。

“怎么样都行。”

月儿非常利落地捞出一碗凉粉鱼儿，用小勺迅速地调上各种调料。她突然想起什么，抿着嘴偷偷一笑，便满满儿舀了两大勺陈醋倒进碗里，双手送到耿青山面前。耿青山接过碗，“唏溜，唏溜”直往嘴里扒。他浓眉一皱：唏，好酸！唏，好酸！

“味儿阿门样？”

“香得凶！再没有这么香的了！”

月儿噗哧一声笑了，急忙用手背把嘴堵了，别过脸去强忍住。

耿青山傻嘿嘿地笑着，连吃五大碗。等他吃完，月儿扭过脸来捋着辫梢儿说：“以后凉粉鱼儿不卖给你。”

耿青山一愣：“为什么？”

月儿双眉紧蹙，生气地说：“谁让你贼丢丢地尽瞅人家。”

“我……”耿青山急了，红着脸悄声说，“我不瞅不行吗？”

“那你闭上眼。”

耿青山顺从地闭上眼睛。就在这时，月儿急忙挑起担子，飞快地跑了。等耿青山觉得身旁没了动静，睁开眼时，月儿苗条的身影已经袅袅婷婷地闪动在远远的柳浪之中。

“嗷——嗷！”耿青山喊，“不要——钱吗？”

柳荫深处飞来银铃般的笑声。

从此以后，耿青山便成了凉粉担前的常客。渐渐地，两颗心跳在一起了。

蟠龙镇的女娃们很快就发现了耿青山的特殊嗜好，只要他一到凉粉担上去，她们就嘻嘻哈哈地围了来。他吃，她们也吃；一边吃，一边争先恐后地跟他拉话儿。这样一来，郝明月的生意空前红火了，可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少了。月儿急得直递眼，耿青山恼得直皱眉头。

……此刻，耿青山摆脱了水仙花的纠缠，正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挤来挤去。他在寻找月儿。但是，只听见月儿的叫卖声，却看不见她的凉粉担，他想喊，又喊不出口，急得满头大汗。

好像是在捉迷藏。“凉粉——鱼儿！”她在前面喊，耿青山撵过去，那里却空无踪影。突然，“凉粉——鱼儿！”她在另一处喊，追过去，还是空无踪影！那夜莺般的叫卖声吸引着他从一处跑到另一处，一直跑出镇，跑得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“凉粉——鱼儿！”月儿站在一棵大柿子树下，手扶凉粉挑子。耿青山追上去，她回眸灿灿一笑，挑着颤悠悠的担子向树林深处拐进去。耿青山立刻明白了，放开大步撵上了她，两人笑着穿过柿子林，穿过苇子地，沿着河岸走。

“哎——！”

突然，耿青山放开嗓门，高兴地用粗犷而尖细的声音吼一般唱起来：

十八个骡子走泾阳，



· 采妹的草，  
阿哥的马子喂上。

月儿娇嗔地瞪他一眼，“吼什么呢，怕人不知道？”  
耿青山傻嘿嘿一笑，凑在月儿耳朵旁低低地唱：

胳膊弯弯里搂上，  
红白的肉，  
阿哥的黑脸蛋上。

“坏阿哥！”月儿臊红了脸，抬手打耿青山。耿青山捉住她的手，就势拉进怀里，疯狂地亲吻起来。

“别……”

灵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一旁急得乱蹦乱跳。